

高桂芬——著

梦中的星空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梦中的星空

Meng zhong de Xing kong

高桂芬◎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中的星空 / 高桂芬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90-3201-2

I. ①梦…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9312号

梦中的星空

作 者: 高桂芬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赵豪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201-2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津门艺苑古道情·····	1
苦中有乐亦深情·····	15
那片明媚而又苍凉的海域·····	29
走一趟亲戚·····	44
剑麻的吟唱·····	60
悠悠湘西情·····	73
遇见“醉”美的南宁·····	87
是耶非耶？化为凤耶·····	95
飘逝的皇家气韵·····	104
一曲民族团结的乐章·····	114
走马观花话美国·····	128
浪漫之都——法国行·····	138
魅力山水——瑞士行·····	152
五味杂陈——意大利行·····	162
一座圣城——梵蒂冈行·····	176
寻找歌德——德国行·····	188
加拿大——一个感觉亲切的名字·····	196
一个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	208
我爱民大之民大那些民族节日·····	221
后 记·····	245

津门艺苑古道情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张爱玲

一

落木萧萧、黄叶飘飘。

秋色正浓的时节，我们来到了天津。

沿着海河蜿蜒曲折的路线，天津城区渐渐在眼前显现。北京、天津，这是两座姐妹城，历史上天津就是北京的卫城——“天津卫”，两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皇城根儿下的建设者们将北京城打造得方方正正，像中国方块字一样横平竖直，而天津因为没有大面积的开阔地段，只好沿着海河进行城区的建设和规划，道路自然也是曲曲折折。

天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说它旧，大街上时尚店铺林立，俨然一座现代化都城；说它新，它是一座已经有 600 年传统的老城，是中国唯一一个有确切建城时间的城；说它土，洋楼鳞次栉比、洋货市场热闹，世界各国的物件，什么瑞士手表、德国军刀、意大利望远镜应有尽有，说它洋，天津的老城厢、鼓楼、炮台、铃铛阁等都在默默告诉你它的过去和历史。

我最早熟悉天津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天津成为旧中国洋人的租界地。今天一到天津，果然看到大街上西式小洋楼比比皆是，很多、很惹眼。

公交车上，打听路时，一位操着天津口音的本地人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天津有什么好转的？我们正要去北京呢！”

或许旅行就是熟悉本地的人与另外一些熟悉本地的人交换去向，然后彼此寻找不熟悉的感觉。

翻飞的树叶落到脚边，落到河岸，落到街面上。早上出发时北京天空灰蒙蒙的，到了天津后天色竟然有所放晴，太阳露出了不大能察觉出来的微笑，仿佛迎接我们这些北京的亲戚。

在这个多愁善感的悲秋之际，在这个黄叶翻飞的日子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天津人，他清瘦的脸庞总是在我的眼前闪现。

他是津门“桐达世家”的富公子；

他是浪漫风情的民国少年之一；

他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他是“一袭旧衲衣，一双破芒鞋，几册梵典，满怀清凉，飘飘而来，行走于尘世之中，弘法利生，救心济世”的半世僧……

他 1880 年 10 月 23 日出生，农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辰时，这一日的前日，正是民间传说的观音菩萨的诞辰。

他就是佛学界著名的弘一法师——也就是李叔同（1880—1942），出生在天津，祖籍在浙江。李叔同在天津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那里有他玩耍的最好的伙伴、那里有他听戏的最好戏楼、那里有百戏云集的庙会、那里有“有求必应”的妈祖娘娘、那里有他享受过尽管短暂但无比怀念的父爱、有被人轻贱却给予他无私宽厚的母爱、那里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洗礼、那里的私塾培养了他“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华……

李叔同，这位集诗、词、书、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开创了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的著名才子，他将人生悲欢离合和喜

怒哀乐用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却在人生的辉煌和鼎盛时期、在艺术造诣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毅然决然出家皈依佛门，伴随着青灯与古寺，度过自己的余生。

“以生命见证生命，让灵魂皈依灵魂”。（《李叔同——名如何爱如何生命该如何》马文戈著）

二

津门旧事中，有多少十里洋场的奢华繁荣……

津门故里中，又有多少人间戏剧天天上演……

天津北通关东，南通江浙，成为南北物品的集散地。到了天津，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卖不出去的货物，江浙商人运来了丝绸，东北客商运来了木材，闽广商人运来了蔗糖，外来的洋人贩来了大量的舶来品。老年间有“天津卫大街上淌白银”的说法，多少人梦想在到天津发财，又有多少人魂断津门。作为繁忙的水旱码头，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大，那里，有着最苦、最累、最下层的穷人，拉洋车的、搬运货物的苦力、夜里站街的妓女，比比皆是。街头艺人，也成为天津一大文化景观，或许只有在小曲儿小调中才能真正排解心中的烦忧，才能从起伏涤荡的人生中寻找生活的快乐、安慰和平衡。可以这么说，越是在劳苦人聚居的地方，越是说唱艺人演出的好地方。老天津卫，有乞丐打着竹板挨门挨户向人们乞讨的，这就是天津人说的数来宝，后来发展为天津的快板书。

从清朝中期起，天津的曲艺艺术就极为兴盛，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籍记载：“津门茶肆，每年年底新正，设杂耍招徕生意，其名目有统子、大鼓书、京子弟八角鼓、相声等类。”

天津孕育了艺术的摇篮，梨同行多年来有一句老话“北京学成，天津走红、上海赚包银”，因为徽班进京后，北京成了中国京剧艺术的基地，要想学戏，就必须到北京去拜师，进名班，这样才能学到真功夫，但是一个角儿在北京唱红了，还不行，那就像温室里养的

花儿，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一个演员在北京学好戏之后，他必得找一个刁钻的地方去考验一下自己，到什么地方去最好？那当然是天津，只要一个演员在天津唱红了，他就能走遍天下不害怕。当今艺术家有许多都出生在天津，或者在天津开启了艺术人生，走上了艺术道路。

这是一个孕育艺术的故乡，李叔同就是在这种艺术氛围极其浓厚的地域来到了人间，出生在天津，同时也伴随着浓郁的宗教氛围。

李叔同故居距离海河只有三十几米，传说李叔同诞生之日，门外有喜鹊口衔松枝，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叔同之母床前，后欢叫一声飞去。此松枝被视作佛赐善根，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奉为吉兆，当下安排外出购鱼购鸟放生，消息传出，各方捕鱼者赶来，汇集李善人府门前，兜售鱼虾飞鸟，一时间，鱼虾入水，百鸟齐飞，场面颇为壮观。以后每逢10月23日，李家都要大举放生，成为津门一道善景。

李叔同出生在显赫的世家，祖辈经营盐业与银钱业，“桐达”是李家十分有名的钱铺之一，时人与后人便以“桐达世家”称为李氏家族。李家家境殷实富庶，权贵高朋满座，鼎盛倾城，富甲津门。可是，李叔同却是庶出，是父亲李筱楼在六十八岁时娶了十九岁的丫鬟所生之子。这样的身世，在旧式大家庭里，无疑会低人一等。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李筱楼在老和尚吟诵的《金刚经》中溘然长逝。李叔同和母亲的日子更为难过，遭到了歧视和鄙夷。天性敏慧的李叔同从小就看到了家族成员对他母子的偏见、傲慢甚至是侮辱，这样复杂的家庭背景，造成他极其敏感、谨慎、小心的性格，甚至有时候执拗、倔强、压抑，也造成他同情弱者、悲天悯人、看淡一切、世事无常的性格。

佛说，世上一切皆因缘，或者缘起缘落，或者缘生缘灭。

李叔同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听到学法上人口中念念有词的优美语言：

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
漠漠黄沙闻鬼哭，茫茫白骨少人收。
花正开时遭急雨，月当明处覆乌云。
长夜漫漫何时晓，幽关隐隐不知春。

这样的句子，无一不让人感叹人生世事的无常，李叔同一定听出了其中的悲凉，所以，在父亲离世的时候，他哭得不多，不知是年幼天真，还是骨子里就看破了生死？父亲与佛结缘，安详而逝的画面像一幕电影，永久定格在李叔同的脑海里，多年之后难以磨灭。少年时代，李叔同经常和侄子辈们玩一种和尚游戏。李叔同自称“大和尚”，让侄子辈坐地上当“小和尚”随其念经，那时的李叔同已经熟读了《心经》和《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或许，人生注定就是一场轮回。

少年的李叔同才思超人，天生聪慧，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才十几岁，已经是诗词歌赋、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歌唱表演等无所不通。这时候，饱读诗书的李叔同迷上了戏剧。

也许他就是为戏剧而生的。

这要从李叔同的母亲说起。失去庇护的李叔同母子，受尽了族人的鄙视和责难。虽然李叔同很有出息，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另眼相看。在极度压抑、郁结的情况下，他的母亲王凤玲迷上了看戏。年幼的李叔同，便常被母亲领着一起到戏园子，渐渐地他完全入戏了，戏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左右着他的喜怒哀乐，看完戏后，他回到家，弄来一堆花布和颜料，常常在小朋友面前扮演戏中的人物，竟然连整折整折的戏文内容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看戏，甚至有时候不去学堂上学。于是，风言风语开始在李家传开了，“你瞧这孩子，学什么不好，非要学戏子！”“有其母必有其子，你瞧他那做娘的，三天两头往戏园子跑，孩子不学坏才怪呢！”

尽管后来在母亲和族人的百般劝阻之下，李叔同不再迷恋戏剧，可是他的心已经留在了让他痴迷的舞台上了。

中国的话剧，或者说北方的话剧从天津开始，从李叔同开始。1906年，李叔同在留学日本期间与友人组织成立春柳社，第二年，春柳社演出法国名剧《茶花女》，李叔同饰演《茶花女》中的男主角，后来春柳社成员先后回国，其中一些人就在天津经常组织话剧演出，中国开始有了话剧艺术，从此也确立了天津作为中国话剧艺术发祥地的历史地位。天津的南开大学，就是一所话剧演出十分活跃的学校，周恩来考入南开学堂后也积极参加话剧演出。所以周恩来曾经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三

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书里见过他的画像，既有在话剧《茶花女》中扮演主角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身影，又有出家后海青披身、佛珠垂胸、青丝落地、芒鞋赤脚那消瘦笔直的身影。

大师嘴角经常泛起的那一个窝可否是坚定信念的暗示？大师那经常微眯的双眼中可否有对红尘的眷恋？当繁华落尽、曲终人散后，留给李叔同的是一种怎样的寂寥和怅然，却又是怎样的安静超脱与怡然自乐。难道大师在儿时的时候，就看懂了天津城隍庙戏台上的楹联内涵？“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如此浇灌着他的慧根，培植着他的佛缘？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李叔同童年时代，作为李家公子哥过着富贵繁华的生活；当他五岁时，父亲病逝，尽管生活依然富裕，但庶出的李叔同遭受着歧视和偏见；当他十岁那年，不可一世的英国人戈登在天津建造了英国工部

局大楼后，幼年的李叔同已经饱受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鄙视；当他十八岁那年，奉母成婚后，离开天津，前往上海，曾一度寄情烟花巷柳；当他二十五岁时，在一个桂花飘香的秋天，他东渡扶桑，漂洋过海，徜徉艺术殿堂，结识了日本雪子姑娘；当李叔同从日本回到天津时，天津俨然成为洋人的一片乐土，外国人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的时候，李家经营的盐业却遭受巨大打击，百万财富几近于荡然无存。那年，李叔同三十一岁……

“人生总是变幻无常的。清廷的命运，已经是朝不保夕。我们与生俱来的——除了赤裸的身子，别无长物——”

人生的命运啊，谁能主宰？人生的道路啊，谁能重来？

这让我想起释迦牟尼，他曾经贵为一国王子，幼年丧母，年少时便具有强烈的内省倾向和敏锐的感受力。年轻时，生活奢侈，极尽声色娱乐。后来释迦族不断受到强邻的侵略威胁，地位十分脆弱。最后他抛弃一切荣华富贵，出家后寻找人生真谛，终于修得正果，成为佛教的创始人。

或许，经历过才能悟透，拥有过才能放下。

1912年，三十二岁的李叔同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期，开启了人生艺术的鼎盛时期，此时他的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辉煌时期。他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学生，比如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画家丰子恺、潘天寿；美术教育家吴梦菲、李洪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他曾经意气风发地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是人生一件乐事。”另外他在歌曲、书法、金石、绘画方面的创作可谓是成绩斐然、绚烂无比。他著名的《送别》就是这段时间创作的，曲子选用了美国通俗歌曲家奥德威所作的“梦见家和母亲”，歌词则采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传统的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芳草离情等千百年来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就在这个时候，李叔同决定出家修行、皈依佛门了。

丰子恺在《弘一法师的三层境界》（另题：《我与弘一法师》）中曾经说过：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的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我们的弘一大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故我对于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是当然，毫不足怪。

大概丰子恺先生的阐述最能准确地概括出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和动机了，不是坊间传说的其他什么原因，也不是不顾家庭、不顾子女、不顾一切做出的冲动和选择。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境界，他的爱是一种大爱，一种更高程度的爱，一种完全“无我”的爱，他也把自己奉献给了宗教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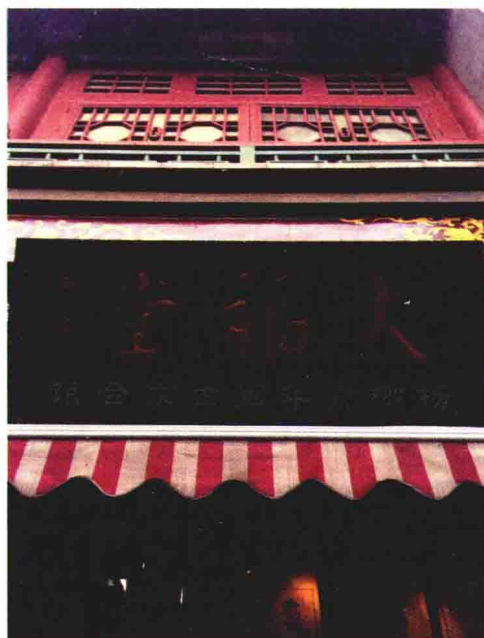
走过了三十七年的绚烂生活，李叔同在1918年2月25日，正式皈依三宝。那一双倦翅终于可以栖息，那一颗道心终于可以凝虑，那一种绝学终于可以续脉。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行云流水，青灯古塔，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他固执、精锐地修行着。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语），精研佛学，进行了大量的学律著述，“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淄素皈依，溥海同饮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赵朴初语）

李叔同的生活，“像海上的浪、雪山上的峰，波谷深，波峰险，变幻奇诡，不变则已，一变便是脱胎换骨”。（《李叔同——名如何爱如何生命该如何》马文戈著）

四

漫步在天津古玩一条街上，沿街而望，卖玉器的、卖杂货的、卖古玩的摊位一个挨一个，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据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天津最繁华的地段了。天后宫便在这条街最深处，“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它修建于元代，千百年来，默默地保佑着这片富庶而多灾多难的津门大地。它与福建妈祖庙、台湾朝天宫并列为我国“三大妈祖庙”。在旧天津，每到三月二十三这天，是妈祖娘娘的生日，远近几百里的善男信女们，都来这里祈福，保佑家人出入平安。在这里，产生了天津最早的庙办小学堂，出现了天津最早的路灯，最早的戏台，产生了天津最早的金融街，这里，保留着老城最早的古建筑群，最早的建筑彩绘实画……想必当年李叔同经常到这条街玩耍、听戏、上学、闲逛，那天后宫高大的建筑、恢宏的气势、神秘的氛围、虔诚的叩拜，

一定在李叔同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条街一定承载着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最自由的灵魂，只有在这条街上，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安稳。因为，在他幼小的年龄里，他知道天后娘娘一定会给他带来吉祥如意，给他带来幸福，给他带来失去父亲后难得的安全和庇护。



这条街，融入了多少感情，多少希冀啊！街面上，天津三绝之一的“杨柳青年画世家会馆”——“大福堂”就是弘一法师亲自题写的匾额。

据史书记载，天后娘娘确有其人，叫林默，只活了二十七岁。据说，林默生而神异，擅游泳，勇敢侠义，能为人治病，救助海上遇险船只，被众人尊称为“神女”，传说她死后还屡次显灵。想象茫茫的大海中，风雨晦暝，夜黑如墨，船只随波逐流，那是多么惊恐、害怕与无奈。当望见神灯照耀的一刹那，当有神女保佑帮助时，人们一定心怀感恩，泪涕齐下。当然护航女人林默也就成了人们敬仰膜拜的护航女神娘娘，人即成了神。

看见天后娘娘，我想起一个人，一个被人们称之为“神的女人”，她就是特蕾莎修女，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女神。她出生在前南斯拉夫，从十二岁起，



直到八十七岁去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因其一生致力于解除贫困与隔阂，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用博爱的精神唤起沉睡麻木的人们，她身上承载着个体已经完全抛开了“本我”的含义，她是“超我”在行动，在呐喊，她超越了生死，超越了国界，具备了神性的光辉和力量。她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长明灯”，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真正的宗教，都是教人们去恶向善的，教人敞开自己的心灵，以平等和慈爱的心情去善待他人，善待世界，善待一切的一，一切的切。天宫院的天后娘娘是中国道教文化，特蕾莎修女是基督教文化，弘一法师宣扬的是佛教文化，他们都要一个特点就是“爱”、是“奉献”、是“慈悲”。

贯穿李叔同一生的就是大爱——“爱国、爱家、爱人类、爱动物、爱世界”。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立志通过法制实现强国之梦，他研读并翻译了日本的法学著述《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将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在上海时，李叔同加入了“兴国强学”为宗旨的“沪学会”，在沪学会中主持演剧部活动，并创作了《祖国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谁与我仗剑挥刀？”歌词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一经传唱，立即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东渡扶桑时，李叔同希望学习日本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振兴祖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清国。他在日本创作的歌曲《我的国》，“昆仑峰，飘渺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希望祖国强大，一番苦心，可歌可泣、可赞可叹。

1937年4月，国难即将来临，李叔同已经皈依法门。但是他为厦门市举办第一届运动会写了会歌：“天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

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这歌词早已经不再是运动会会歌，分明是一首激励健儿报国杀敌的军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弘一法师此时常在湛山寺，告诫：“佛门忌杀，但惟抗日救国，应当不惜死！抵抗日寇为救同胞，是大仁大勇行为，杀日寇是灭魔，与佛法不违背。救国不忘念佛，念佛不忘救国！”为弘法利国，为坚心志，弘一法师在居室题写了“殉教堂”横额，以表达时刻准备以身殉国之情。在泉州，日寇飞机不断前来狂轰滥炸，他号召众僧“爱国之心，当不后人”，倡议组建晋江县佛教战时救护队，为抗日做出应有的贡献。

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艰难的时期，悲观情绪弥漫在许多人的心头，弘一法师为画家李明信书写横幅“最后之胜利”，鼓舞国人，他用一双慧眼，看清日本必败、中华必胜的曙光。法师在这个时期，以弘法来坚定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法师爱国、爱人，对自己却很苛责，总是在完美中寻找不足之处，他总说自己孽障深重，经常忏悔。但是他对待别人却是非常柔软、非常善良。刘质平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与李叔同“名虽师生，情同父子”，刘质平到日本留学后的第二年，经费发生困难，烦恼之余甚至想自杀。李叔同得知情况后，从自己的月薪中拿出五分之一供他做学费，当时李叔同每月的薪水只有105元，是他全部的经济来源，天津与上海两地的家人皆有赖于此，他将薪水做了安排，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挤出20元来资助刘质平，与他自己每月的全部费用相同。为提供这份无偿资助，李叔同在信中还明言三点：一是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贷款，将来不必偿还；二是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是对刘质平自己的家人，也万不可提及；三是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不仅是刘质平，包括丰子恺等其他入，李叔同也给予最大的帮助和鼓励。尤其是丰子恺，在艺术启蒙、人生教诲和佛学精神上，都受到了恩师李叔同很大的教诲和影响。

当一个人舍弃了自我，舍弃了小家，他的胸怀里蕴藏着是大我，

他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儿女情长，已经将自我融入整个世界中、宇宙中。所以李叔同对待结发妻子、儿子和日本女人雪子的态度，我们也能够理解，他已将众生都视为平等，视为亲人，已经不再有分别心、执我心，因此，也不再有“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孩子”的概念，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人。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一幕：

雪子在李叔同出家后回到日本，几年后又重返中国，她希望最后一次见到他，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个雨意浓浓的阴天，他们相约于西湖边上，

她唤她：“叔同——”

他回她：“请叫我弘一。”

她强忍着满眶的泪：“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他轻描淡写地回应道：“爱，就是慈悲。”

.....

正如李叔同在准备出家时写给雪子的信中这样说：“这在我，并非寡情绝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惟一的不同，我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不仅放下了你，雪子！我也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已享有的名誉，艺术的成就，遗产的继承。”

马文戈在《李叔同——名如何爱如何生命该如何》中写道：“当满头的青丝坠落，他从荣华富贵中抽身而去，俗世所有的绚烂都化成了脱俗后的平淡，而他对她的小爱，也必将从此转变成对天下苍生的大爱。”

弘一法师的心柔软得连小虫子、小蚂蚁都不忍心伤害。他每次坐椅子之前都要先摇晃几下，他怕压住椅子上藤条缝隙间的小虫子。

1942年，弘一法师在弥留之际，写下了一段话：

去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填龕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再则，既送化身窑后，汝须逐日将填龕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后，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

大师交代得如此细致入微，其菩萨心肠，众僧无不感动。